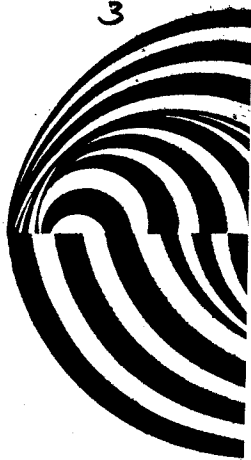




I054
75
3



B272/11

於 可 训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小说的新变

小说的新变

於可训

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出版印刷物资公司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插页 172 000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

ISBN 7—5354—0196—1

I·174 定价:2.30元

内 容 提 要

生活常新，小说常变。
今之小说，五光十色，常令
观者瞠目结舌。本书以新颖
的观点、独到的见解，较系
统地跟踪考察了近十年小说
新变化的种种迹象。全书共
七编，既统观全局，综述概
况，又分门别类，论及内容
及形式诸多变新。各编之
中，既研究创作问题，又分
析相关作家、作品，互为印
证，相得益彰。分析精当、
文笔流畅，其形式编排尤适
合广大青年阅读。对各类大
学文科师生和文学爱好者来
说，更是了解近十年小说创
作的一个开放的窗口。

序

缪俊杰

尽管我不太赞同时下流行的所谓“第五代评论家”的提法,但不可否认,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批思想敏锐、勇于开拓的青年评论家,他们敢于创新探索,善于采用新的观念和方法来评说当代文艺作品,研究当前文艺思潮,把我国的文艺评论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在这个新崛起的评论家群中,于可训同志是年岁稍长也是较有成就的一位。我喜欢读可训同志的文章,并且真诚地愿意向他学习,不仅因为我们之间有校友之谊,主要还在于他的评论有较鲜明的当代意识和闪光的思想火花,常常给我有益的启示。摆在我面前的这本评论集《小说的新变》,就是闪烁着他的智慧和才气的一个结晶。

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窗口”的洞开,我国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也呈现出一种向多元发展的态势。小说创作的新变尤为明显,除了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开放现实主义,许多作家还有意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诸如“意识流”、象征、隐喻、荒诞、魔幻、黑色幽默等等,开拓了我国小说艺术的新天地。这种多元发展的文艺态势和格局,向我们的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于是,近年来,我国文坛和科研领域出现了一股更新观念和更新方法的热潮。西方流行的文艺批评模

式、文艺研究方法和学科，象潮水一般涌了进来。什么“道德批评模式”、“心理批评模式”、“社会批评模式”、“原型批评模式”、“形式主义批评模式”；什么“传播学方法”、“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突变论方法”、“协同论方法”、“耗散结构论”、“模糊逻辑”、“模糊集合”、“美感的全息性”；还有什么“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语言学”、“文艺经济学”、“艺术思维学”等等。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条条大路通罗马，红灯绿灯一齐开”。面对着这股向我们勇猛袭来的文学浪潮，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态度。有的人欣喜若狂，击节高蹈，不问是非，竞相效尤；有的人淡然漠视，置若罔闻，咒骂谴责，挽澜阻流；更多的人则采取了既热情又冷静的科学态度。这些同志一方面热情欢迎文艺上的各种探索与创新，即使对那些自己不熟悉、暂时不理解甚至不懂的东西，也不轻易去否定，另一方面则有所分析，对这斑驳的文化现象，不轻率盲从，不搞廉价的恭维，无原则的吹捧。他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思索这股文学新潮形成的由来，观察它的走向，寻求疏导的渠道，弘扬精华，剔去糟粕。于可训同志所持的正是这种态度。他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新潮非常关注，并尽可能地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扩大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力图在文艺评论上有所开拓，有所创新。但他不生吞活剥，不轻率盲从，而是采取独立思考的态度，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本集子中所选的《小说的探索与传统》、《论文学观念变革的双重动因》、《新时期文学的民族意识》、《论新人的质的规定性的几个问题》、《时代精神与文学题材》，以及对几位作家作品的评论诸文，都足资证明。比如，他在十分热情地肯定新时期的文学探索

的成就的同时，也很中肯地指出：“我们的借鉴和探索往往失之浮泛，浅尝辄止，尤其是易于为某些作家、作品所左右，结果是，探索的‘热点’不断转移，在艺术上也就很难达到一定的境界和力度。”“作家的某些新进观念往往与现实发生矛盾和抵牾。这并非主张作家不应该具有某种‘超前意识’，而是因为，在一些探索性作品中，某些新进的观念往往不是根源于作家对于历史的深刻洞悉和对于现实的切近体验，而是直接来源于一些‘舶来’的理论著作，抑或是某些‘舶来’的艺术作品曾经深刻地表达过的东西，因此，这些新进观念有时候在作品中就难免成为一种新的概念的演绎和图解。”“探索性作品普遍面临的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阻滞，”其原因之一是“创作者追求典雅高深的‘贵族化’倾向。”（见《小说的探索与传统》）这些分析一语中的，相当深刻。这种既尖锐又不失热情的批评，在许多评论家的文章中颇难见到，对于象他这样一个年龄层次的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年轻的评论工作者中，往往容易流于极端化，不是骂倒一切，就是捧到天上，可训的评论没有这种偏颇。

可训同志的评论，观点新颖，行文流畅，在评论方法上，既勇于探索，又不追求“时髦”。在时下更新方法的浪潮中，有些传统的批评方法，如社会学的批评，被某些人弃之如敝屣，而某些过去我们用得较少的方法，如心理批评模式，形式主义批评模式甚为盛行。可训同志却不趋时，不囿于某一种批评模式，而是博采众长，择优而用。他对祖慰、映泉、楚良、叶明山、方方等的作品的评论，既采用社会批评的方法，强调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把艺术与社会价值联系起来，强调作品对社会反映的真实性，根据作品的社会或道德意义

作价值判断, 决定加以赞扬或批评, 同时又吸收了道德批评、心理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某些方法, 对作品的本体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使人读后觉得思路开阔, 富有当代意识。我看他的《祖慰论》和《怪味: 变革时代的奇异的文化景观——论祖慰创作的外来影响》两文就很有特色。在新时期文学中, 祖慰是有代表性的“怪味”作家, 可训论祖慰, 不一般地就作品论作品, 而是把祖慰的创作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 把它提到“变革时代奇异的文化景观”的新角度和新层次来认识。在研究祖慰创作的新变时, 除了在文学领域内进行比较研究之外, 还在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背景上, 在各种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互相影响上, 在一个社会思潮和作家的艺术创作之间, 进行较为深层的考察, 找到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这对文学上出现的“祖慰现象”(不只是一般“怪味文学”)的研究就显得更有深度。

刘勰说过: “知音其难哉! 音实难知, 知实难逢, 逢其知音, 千载其一乎!” 《文心雕龙·知音》“千载其一”的说法虽然有点过分, 近乎“天才论”, 但要真正成为一个对文艺有真知灼见的“知音”, 成为一个在理论批评上有所建树的大评论家, 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许多人在评论的道路上望尘却步, 并非毫无缘由。可训同志知难而进, 放弃做行政工作的机会, 自甘到这条崎岖道路上攀登, 而且做出了成绩。在评论的道路上, 可训同志已经到了至关重要的境地, 犹如登泰山, 他正在十八盘向南天门接近, 只要继续不畏艰险地奋勇前行, 是有可能到达“玉皇顶”的。我们期望着。读完可训同志的《小说的新变》以后, 写下这点感想, 承蒙不弃, 权作为序。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目 录

序.....	廖俊杰(1)
第一编 小说新变略论	
小说的探索与传统.....	3
论文学观念变革的双重动因.....	13
第二编 小说的现实意识与实证分析	
新时期文学的民族意识.....	23
论新人的质的规定性的几个问题.....	27
时代精神与文学题材.....	34
塑造变革中的新的农村人物形象	
——论楚良的小说创作	42
历史大变革时代的悲喜剧	
——论映泉的小说创作	55
一部娘儿们的风流史	
——漫评映泉的“桃花湾”作品系列	69
第三编 小说的传统精神与实证分析	
寻根：多样化的审美追求.....	79
在历史与道德之间.....	84
当代农村社会的道德教化诗	
——论叶明山的小说创作.....	92
民族的道德原型的重塑与再造	

——再论叶明山的小说的道德教化倾向	102
现实的撞击和传统的裂变	
——《冻土》漫论	112
第四编 小说文体的新变与实证分析(一)	
小说文体的变迁与语言	125
强化小说的文体感觉	132
汗漫于小说中的诗的精神	
——论方方的小说创作	136
漫论高晓声的几篇“新轶事小说”	
——与李伟同志讨论	148
第五编 小说文体的新变与实证分析(二)	
科学与文学的联姻	157
祖慰论	165
怪味：变革时代的奇异的文化景观	
——论祖慰创作的外来影响	185
第六编 综合实证分析	
匆匆而过的巡礼	
——评《芳草》武汉大学作家班作品专号	203
关于人的生态、心态及其他	
——评《奔流》武汉大学作家班的几篇小说	212
对心理小说的社会心理的分析及其他	
——评《百花园》武汉大学作家班小说专号	226
第七编 专论：小说的通俗化问题	
文学的趣味性的历史及现实	241
通俗文学的兴起与文学观念的更新	248
后 记	255

第一编 小说新变略论

小说的探索与传统

近十年来，小说迭变，令人目不暇给。传统在发扬光大，新的探索层出不穷。“文律运周，日新其业”，这对于文学来说，当然是一大好事。后一个十年将会怎样，这似乎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一是未来学的预测和估计，一是历史学的总结和回顾。我以为，后一种方法对于新的创作实践和选择，也许具有更为切近的意义。

1984年以来，是新时期小说最富探索性的年代。但是，小说中的探索性因素，并非自1984年始，这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果对探索性只作狭义的理解，把它仅仅限制在向传统的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小说流派学习和借鉴新的创作方法、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的话，那么，至少在所谓“伤痕——反思”文学阶段，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因素。例如王蒙的某些小说的“意识流”倾向和茹志鹃的某些小说的时空倒错等等。但是，这些小说的基本的意识内容仍然是暴露“伤痕”、“反思”历史，因而，在读者方面，虽然也往往因为这种怪异的形式而产生某种心理障碍和阻滞，但一般来说，仍然能为人所接受。嗣后，则由于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艺术潮流纷至沓来，现实环境也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探索性因素很快也便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即由借鉴某些艺术手法到同时也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所包含的某些人生哲学。而且，这些人生哲学与我们对于历史的反思和某些人生遭际，又大都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与文化大革命所酿成的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心理，进行附会和类比，因而，举凡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所出现的种种愤懑和失落，牢骚和孤独，荒诞和悖谬等等人生感遇，在这一阶段的探索性小说中，也时有表现。加之与现实的改革所提倡的竞争意识相类似的诸如存在主义的个人奋斗和选择，以及西方某些人本主义哲学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重视等等，也都作为同等意义的东西，混杂在这一阶段的探索性小说中，因而，就使得这一阶段的探索性小说呈现出比较庞杂的意识内容。这些意识内容一方面确实给人们提供了关于社会人生的某种新的体验和感受，另一方面，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惶惑和困扰。例如那种“孟加拉虎”式的奋斗，给予人们就是这种复杂的感受。这也是这一阶段的探索性作品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多的争鸣和讨论的主要原因。

1984年以后，尤其是1985、1986年集中出现的一批探索性作品，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小说中的探索性因素的发展和延续。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艺术潮流。一是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几篇作品所显示出的新的探索势头。这些作品的浓重的情绪化倾向和漫不经心的叙述格调，以及特立无羁的人物关系和散乱松弛的情节结构，都表明它有别于传统小说的艺术模式而带有某种“表现”性的艺术因素，同

时，这些作品也开始摆脱前一阶段的探索性作品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演绎某种哲学思想的倾向，而更加注重表达对于现实的某种复杂而真切的人生感受。虽然这种形式的探索性因素在新时期小说中的滥觞，要比这些作品和它们所出现的时间远为广泛和长久，但它们的出现如此引人注目，本身就意味着这种形式的探索在走向发展和成熟。

比这种探索性潮流更有声势的，是所谓“寻根”和“文化小说”，它的出现，正如人们所说，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发自文学自身的独特要求，因而，就其表现形态看，也具有同样复杂的性质和内涵。在大家公认的“寻根”作家中，较早地涉及文化的地域性因素的，是韩少功的“荆楚文化”、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吴越文化）、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中原文化）以及郑万隆的某些描写东北地区特殊的文化氛围的作品。在这些作家中，除个别作家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着意追寻种族的文化心理积淀之外，其他作家实际上仍然是着眼于描写现实的变革所引起的传统的文化习俗和在这种习俗中所养成的传统的文化心理的变化。例如李杭育笔下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和“画屋师爹”，以及贾平凹笔下的韩玄子之类的人物和民情风俗即是如此。这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具备“寻根”的特定含义。其他如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和郑义的《老井》等一般不涉及地域性文化的作品，虽然也被人们目为“寻根”小说，但除了《棋王》中所包含的道家的人生哲学之外，其他如《小鲍庄》中所写的乱世之中人的自然生态，《老井》中所写的几代山民与水的关系等等，也都很难纳入“寻根”的艺术范围。而且，除了少数篇什，这些作品的写法也大都比较传统。因而，从总体上说，所谓“寻根”，也主要

是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因素和民俗内容，与某些理论倡导相比，似乎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倒是“寻根”和“文化小说”的一支，即近年来在拉美“爆炸文学”的影响下出现的一批作品，在艺术探索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这些作品有一些有浓重的文化色彩，如被称为“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扎西达娃等人的作品，就充满了藏文化特有的神秘气氛和宗教氛围。其他如莫言、残雪等人的作品和王安忆的“三恋”，则主要是借鉴了拉美文学的某些观念和手法，但这些作家要彻底摆脱马尔克斯，使自己的探索臻于成熟，毕竟还要走过一段漫长的路途。

综观近十年来的小说艺术探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讨论和思索。第一是如有些同志所说，西方近一个世纪所走过的文学道路，我们在短短的十年中，几乎都重新走过一遍。这一方面固然是说解除禁锢以后的中国文学急于跟踪世界文学前进的脚步，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的借鉴和探索往往失之浮泛，浅尝辄止，尤其是易于为某些作家、作品所左右，结果是，探索的“热点”不断转移，在艺术上也就很难达到一定的境界和力度。第二是作家的某些新观念往往与现实发生矛盾和抵牾。这并非主张作家不应该具有某种“超前意识”，而是因为，在一些探索性作品中，某些新进的思想观念往往不是根源于作家对于历史的深刻的洞悉和对于现实的切近的体验，而是直接来源于一些“舶来”的理论著作，抑或是某些“舶来”的艺术作品曾经深刻地表达过的东西，因此，这些新观念有时候在作品中就难免成为一种新的概念的演绎和图解。第三则是这些探索性作品所普遍面临的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阻滞。这一方面固然有待于接受者的

提高和适应，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同志所尖锐指出的创作者追求典雅高深的“贵族化”倾向。加之作家的知识准备的不足和理论批评的缺乏建设和引导，这些，都是小说的进一步探索所面临的急待解决的矛盾和任务。说十年来的小说探索是旁门左道，显然失之偏执和轻率，但说探索性小说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地位，也显然不合事实。无论是已经走过的那一段短暂的路程，抑或是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尚且存在的不足，都实实在在地表明，探索还刚刚开始。只有清醒地估计这种形势，加上更加切实的努力和研究，小说的艺术探索才能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

广义的探索实际上也包括探索传统更新的方法和道路。中国的小说艺术虽然在“五四”以后有一个根本性的革新和变化，由此，也开创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的新的历史传统。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现实主义日渐走向封闭，以至在十年动乱期间只剩下一个假、大、空的躯壳，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新时期小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历史任务，以至于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实践中，作家以说真话为座右铭，作品以写真实为己任，真实性几乎成为人们为之追求的最高的艺术标准。与此同时，现实主义的题材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主题含量日见丰富，人物性格也更加丰富和复杂。仅就人们通常所说的从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开始的几年时间内，小说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上述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突破。

就题材而论，从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开始直至建国以后，主要集中在表现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在这些方面，